

四川省垃圾治理与爱国卫生运动述论

吴敏¹

(川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 四川省在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 为改善环境卫生而努力, 清除了陈年垃圾, 建立了新的垃圾清运制度。但垃圾治理从技术层面的进步, 是从改革开放后逐渐实现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垃圾治理获得显著的进步。爱国卫生运动在新时期优势凸显, 将以更重要的地位持续向前推进。

【关键词】: 垃圾治理 爱国卫生运动 四川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1952 年, 中国政府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开始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发挥了改善卫生面貌、移风易俗、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作用。目前, 各级政府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希望借此达到改善人居环境、保障人民健康的目的。而垃圾治理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 亦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必然内容。为建设美好宜居环境, 四川省展开了“垃圾革命”。垃圾治理的历程, 反映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过程。

1 爱国卫生运动之初的垃圾治理

建国初期, 在爱国卫生运动反细菌战和除害灭病工作中, 人们认识到垃圾对于蚊虫滋生、鼠患泛滥, 传播疾病的恶劣影响, 遂着力解决垃圾问题。在这场群众运动中, 四川的垃圾治理初见成效。

1.1 清除陈年垃圾, 改善卫生面貌

民国时期, 四川的环境卫生状况不佳。虽在新生活运动中, 一些大中城市添设了一些卫生设施或果屑箱之类, 但总体状况依然堪忧。1945 年, 《新新新闻》记载了成都“市区各街巷住户门前垃圾倍增, 腐鼠菜皮, 堆积甚多, 臭气冲天, 行人掩鼻”的状况。建国后, 经过卫生运动, 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在 1952 年《四川省各专市县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办法》中, 明确将“改进各地区的环境卫生, 开展经常性的清洁运动”作为各级防疫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 各地订立《爱国防疫卫生公约》, 动员群众大扫除。许多陈年垃圾在这个时期被清除殆尽。泸州市将西门城垣枇杷沟的垃圾堆改造为菜园, 并“清除完市区沿长江、沱江岸边一带积存百年的 7000 多 t 垃圾”。自贡市“将沙湾河坝沿滨江路的‘垃圾山’全部搬掉, 改造成为人民休憩的林园”。乐山马边县清除了四个城门附近积存三十多年的垃圾。成都市将卫生治理与城市建设结合, 将“皇城”附近堆积 16 万 t 陈年垃圾的“煤山”进行清除, 建起了人民体育场。对卫生面貌的改善, 群众感叹: “哎, 不说我们翻身, 连多年的渣滓也翻身了!”

1.2 建立新的垃圾清运制度

民国时期的街道清扫和生活废弃物的收运, 靠简单的手工工具或以人力、畜力车辆运输, 由城镇警察雇佣“清道夫”负责。

作者简介: 吴敏(1981-), 女, 四川泸州市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卫生史。

基金项目: 四川省基层卫生发展中心 2019 年课题“乡村振兴与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编号: SWFZ19-Y-29)

但常因清道夫“领饷不足”，街面无人打扫，垃圾遍地。建国后，大部分市、县城镇成立了清洁大队、清管所，采取地段负责制，清扫和除运各街道地段的垃圾。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更是将街道卫生作为重点，逐步建立起新的管理制度。泸州市推广了“摇铃，扫地，倒垃圾”的办法，由值日卫生员定时摇铃督促群众扫地倒垃圾。成都市规定，所有单位将积存垃圾运至城外指定地点倾倒；居民住宅内垃圾，数量在10kg以下者，用簸箕盛放宅外，由清洁员运走；10kg以上者，自行运至指定转动处倾倒，不得有所存留；清洁员需沿街收集垃圾，推运城外倾倒，各指定转运处之垃圾由爱卫会另组运输队转运。规定爱卫月期间，所有公私住户将一切垃圾扫除干净。另外，对清洁保持作要求，居民户需准备簸箕等倾倒垃圾用具，每日装好按时等清洁员运走，不得在门口路旁任意倾倒或堆积。各爱卫分会或小组组织检查队作不定期的抽查。要求省内各地建立“爱国卫生日”制度，使运动经常化。1954年时，成都除加强清洁人员及时清除干道垃圾外，还要求每天由洒水车在干道上洒水二次。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省内基本采用人力架车沿街摇铃收运生活垃圾，不免有垃圾撒落的情况发生，指定倾倒点也离城镇较近。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都、重庆等市逐步改用汽车收运垃圾；大部分市、县城镇修建了垃圾焚化炉，或兴办利用垃圾为原料的颗粒肥料厂，为保持街道卫生创造了条件。

1.3 将垃圾作为农业积肥的来源，将讲卫生与促生产结合起来

在新中国成立初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四川很多地区利用垃圾、污泥、畜粪沤成肥料，既处理了垃圾废物，又增加了肥料来源，为生产提供帮助。1952年，罗江县把35万kg污泥、垃圾进行堆肥，解决了467hm²农田施肥问题。1953年，广汉县金角村在卫生模范陈功培村长的领导下，用历年堆积的垃圾、污泥沤了45万kg肥料。1954年，省卫生厅防疫队在巴中，根据农民到城里担粪、推垃圾，甚至愿意出钱买垃圾的情况，发动群众“打扬尘、送肥料”。城内居民户积极进行室内、外清扫，把扬尘和垃圾送往农村，供给农民秋种需要。另外，自贡市将卫生扫除的垃圾等试制成1500kg颗粒肥料，对农民缺乏肥料的问题也给了一些帮助。

2 垃圾治理的进步及“垃圾革命”的展开

由于认识和技术水平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前，四川乃至全国的垃圾治理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尽管1957年《北京日报》一篇题为《垃圾要分类收集》的文章，最先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概念，但当时呼吁将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部分送往废品站，主要是基于勤俭节约的传统。这客观上造成了垃圾减量。但对于垃圾终端处置来讲，那时不论是在指定地点倾倒，还是用作堆肥，都只是简易处置，谈不上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改革开放后，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在政府、技术人员和群众的努力下，垃圾治理不断取得进步。

2.1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垃圾治理方面的进步

1978年，中央爱卫会印发《关于青岛市卫生局〈利用高温生物发酵对粪便、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报告〉的通报》，供各地学习参考。当时，青岛的做法是较早的关于垃圾末端处置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研究垃圾管理与技术应用，其重点局限在了垃圾末端处置。堆肥、填埋和垃圾焚烧技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1988年，四川乐山凌云垃圾焚烧厂点燃了国内第一台日处理垃圾30t的固定炉排型焚烧炉，开启了国产化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施发展的萌芽。

20世纪90年代，研究视角逐渐由末端处置拓展到全过程。1992年，李鹏总理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的城市垃圾要逐步做到分类处理。1993年《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从法律层面开始对垃圾治理提出要求。一批环卫设备制造企业开始建设发展，具备了压缩式垃圾车、压缩式垃圾集装箱、大型垃圾转运设备的生产能力。生活垃圾填埋技术快速发展，对填埋场选址、建设、管理等有了新的认识，一些较高水平的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得到应用。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垃圾产量剧增，“垃圾围城”现象对城市治理提出挑战。2000年，《关于公布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开始了垃圾分类收集的尝试。此后，国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标准与法规来推动垃圾分类的实施。2003 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与 2004 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对垃圾分类的行业标准和评价指标作出了规定。2007 年《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对试点地区的单位与个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201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 世纪头十几年，虽然垃圾末端处置方面不断创新科技成果，但是，由于认识不足、管理不足、资金不到位、惩治力度不够等多方面原因，垃圾分类治理还未取得大的突破。

十八大以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有了更高的标准与任务。垃圾分类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契机。2015 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农村地区开展垃圾分类。2016 年，《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与《“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相继出台；习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强调加快建立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2017 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出台，明确在 46 个城市城区范围内实施强制分类。2019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实行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号召全社会人人动手，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为改善生活环境做努力。7 月，一部具有很强引领和示范意义的生活垃圾管理法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之后，垃圾分类被视为新风尚；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始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 年底，《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再用 5 年左右时间，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的目标，并对推动习惯养成和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提出要求。

2.2 四川省“垃圾革命”的展开

四川在国家政策的助推下，将持续开展的垃圾治理推向新阶段，一场城乡“垃圾革命”拉开帷幕。2018 年 11 月，省政府组织住建厅对 2017 年《四川省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作修订完善，对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解决生活垃圾收转运实施不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作出要求。同年 3 月，出台了《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在成都、德阳、广元城区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和逐步推进农村垃圾分类等目标。

2019 年，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后，成都市立即在青羊区、彭州等地确定多个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点，以示范智能化分类设备的使用。11 月，《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颁布，详细地对省内垃圾分类作出指导。其中，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基本类型，订立了不同层次城市的垃圾分类完成目标。在宣传工作中，编写了顺口溜：“玻金塑纸衣，回收有收益；汞灯药池漆，有害需注意；厨余易腐烂，单独放一起；剩下是其他，焚埋来处理”。

2020 年 4 月，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关于推进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二次四分法”为主，“一次四分法”等多种模式相结合的分类方式，要求因地制宜探索具有农村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6 月，《四川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操作指南》制定出台，为单位和个人进行准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提供了指导。12 月，《四川省城镇生活污水和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实施建设三年推进总体方案(2021-2023)》公布，要求健全完善四川省城乡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系统，提出到 2023 年底，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 95%以上，地级以上城市具备厨余垃圾集中处理能力，示范城市和 7 个区域中心城市基本建成分类处理系统。

2021 年，省内各地先后印发了各自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实施建设三年推进总体方案(2021-2023)》，按各地实际提出了目标要求和保障措施。6 月，《四川省建筑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指导手册(试行)》为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参考。

3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及发展方向

由四川乃至全国的垃圾治理可反映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状况。建国初期的十多年里，许多陈年垃圾被清除，经常性的卫生大扫除、卫生检查使民众养成了定点定时倒垃圾的习惯，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

文革期间，爱卫会一度瘫痪，卫生运动遭遇挫折。1978年4月，中央决定重新成立爱卫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7月，四川省爱卫会恢复。1980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情况，国务院批准印发《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爱卫会成员部门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部门各司其职。其中，有计划地增添卫生设施，加强环卫专业队伍的建设，搞好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并把城市卫生基本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等工作，交由城建部门负责。1981年，四川省爱卫会也进行了分工，将垃圾治理的大部分工作划归城建部门负责，由其把市容环境卫生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结合起来。此后，关于垃圾治理的相关工作就由专门部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展开，如城镇街道铺设水泥、柏油路面，增设垃圾桶，添设自动装卸垃圾汽车、洒水车等环卫设施，新建垃圾中转站、处理厂，健全环卫队伍，实行“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等。同时，全国爱卫会从1989年10月始，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从1997年8月始开展创建国家卫生镇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督促垃圾治理目标的完成。

另外，全国爱卫会作为统筹协调的组织，对垃圾治理的关注更多地将城市与农村结合起来，或者说甚至把农村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行督导。2005年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先进单位和卫生村活动；2006年出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爱国卫生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10年和2015年，分别公布《2010-2012年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和《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并制定了整洁行动的督查评估办法和任务分工方案。16年，印发了《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城市，要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对农村，要求开展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清理乱堆乱放，建立村庄保洁制度，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保洁员，深入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2020年，国家和民众对卫生防疫普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爱国卫生运动。9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提出全面改善城乡环境面貌，持续提升卫生城镇覆盖率，爱国卫生运动传统深入全民的目标。2021年1月，全国爱卫会随即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的通知》，积极落实《意见》的任务分工。4月，制定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2021年工作要点》，对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和组织开展的活动进行详细部署。

可以说，爱国卫生运动迎来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中，其优势凸显。新时期的公共卫生工作、环境治理工作都不是依靠单一力量可完成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需要全民的总动员。而爱国卫生运动的传统优势，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在良好社会氛围形成与健康生活习惯养成上通力合作。只要坚持社会动员的方向，让民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意义掌握得更透彻，则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

[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外文出版社, 2020.